

春申風雲

萬墨林

滬上往事之九

松岡洋右供給經費

二次大戰前後，上海被稱為東方的卡薩布蘭卡，全球各地的冒險份子，投機人物，國際間諜，政客策士，都不約而同的到這十里洋場，黃浦灘上來集中。爭權奪利，成羣結黨，勾心鬥角，狼狽為奸，把大上海鬧成一個腥風血雨，烏煙瘴氣的罪惡世界，名符其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。在黃浦灘上進行的攪奪競爭，連台醜劇，最多姿多采，最影響世局的，當莫過於汪精衛、周佛海背叛黨國，出賣國家民族，而以上海為中心，勾結日本軍閥組織汪偽政權了。汪偽政權的成立，以及它的滔天罪行，筆者在中外雜誌第十二卷第二期，和第三期上，已經以「羣魔亂舞」、「高陶事件幕後」的篇名，寫過了汪精衛、周佛海秘密抵滬，與日方洽訂賣國條約，以及高宗武、陶希聖兩先生攜帶密約抵港，公開發表，引起世界各國一致震驚，掀起軒然大波的經過。因此，近時以來，便經常有朋友、讀者，要求我乘此機會，把汪精衛、周佛海叛國降敵的全盤經過，因由結局

，毫不保留的和盤托出，也好使這一椿三十多年前轟動全球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宗賣國罪行，赤裸裸的呈現在讀者面前，讓中外雜誌的高明讀者，都能揭開這宗驚人巨案的謎底，豈不是很有意義，很有價值的一件事嗎？

我自己也認為這個說法非常之對，因此，就從這一期的中外雜誌開始，我也來以絕對客觀，保證真實的立場，再寫汪精衛偽政權。

然而，要寫汪精衛偽政權的前因後果，就不能不寫汪精衛叛國降敵以前，中日之間私底下秘密進行的「和平運動」，同時也必須由中日雙方的兩位主角，高宗武先生和西義顯寫起。

西義顯是日本前軍訓總監，陸軍大將西義一的胞弟，在抗戰以前，只當過南滿鐵路駐南京辦事處主任，通過外交部次長唐有壬的介紹，認識了高宗武。戰前的日本憲法，把國務權交給內閣，軍令權則由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執掌。換句話說，日本軍部想打仗，根本就無需買內閣的賬，這才有人稱他們為雙重的政府。往往軍部侵略，內閣謀和，形成極矛盾的現象。西義顯這位東

洋朋友很有眼光，也很有正義感，他對日本皇軍在上海南京的殘暴屠殺，非常憤慨，所以他是真心真意謀求中日兩國和平的，他認為中日衝突應該緩和，有以減少雙方的損失。所以七七事變爆發，平津迅即淪陷，西義顯就跟高宗武有過聯絡，他自告奮勇跑一趟大連，求見滿鐵總裁松岡洋右，想利用他的力量，策動日本首相近衛文磨，中止戰火，挽救亞洲危機，也是想用日本內閣的力量，箝制軍部，中止對華侵略。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午後，西義顯到達大連，立即乘快車趕赴瀋陽。當夜十二點鐘，他住進了松岡洋右寓所所在地，瀋陽大和飯店。翌日一早，他晉謁松岡洋右，松岡默默聽完他的建議，兜頭潑他一盆冷水說：

「你真多事！」

不過，這位後來出任日本戰時外相的滿鐵總裁，聽說西義顯跟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，三十二歲的高宗武，具有一致的中日和平見解時，他又語氣改為緩和的加以解釋，他說當時中日戰火已起，無可挽回，接下去他又一聲長歎的道：



汪精衛大賭場的一場近衛文麿(中)內閣全體閣員合影

「唉！事到如今，實在是中日兩國的宿命所定。不過，將來也許會有機會促使兩國恢復和平。你能够獲得中國人的信任，很不容易，以後你不妨俟機行事，我准許你任意選擇居住地，暫時不管滿鐵的事務，專心一志的進行和平運動。」

說罷，松岡給了西義顯一筆錢，這筆錢數目相當的大，然後又寫了一封長信，叫他先到東京晉謁近衛文麿。然而，西義顯見到近衛的時候，八一三上海之戰早已打得如火如荼，西義顯的謀和計劃，也就不能不暫且擱置。

西義顯從東京鐵羽而歸，他回到上海，住在大馬路皇宮大飯店，到了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，上海、南京俱已失陷，日本軍部委託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之戰，已因日方條件過於苛刻，而被我國斷然拒絕，西義顯然的和平幻想似已破滅。可是，忽又呈現柳暗花明，峯迴路轉的幻影。有一天，

我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長董道寧，突如其來的出現在西義顯的房間。

周佛海在幕後策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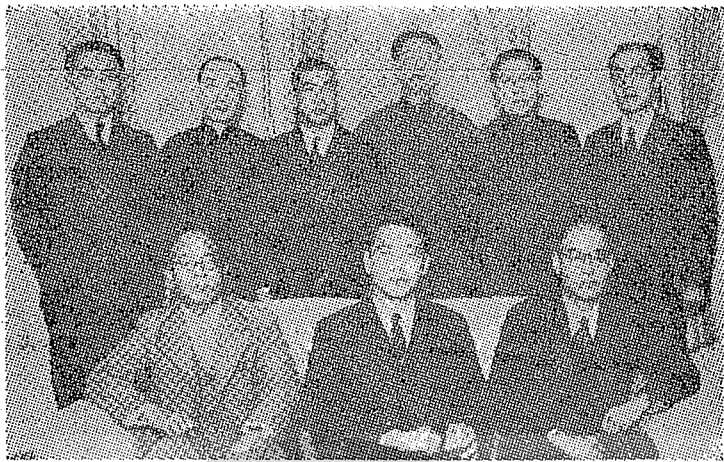
董道寧，浙江寧波人，自小在日本橫濱長大，又在東京讀中學，名古屋讀高等學校，到京都讀到大學畢業。不用說，他的日文很好。董道寧比高宗武大十歲左右，因為高宗武肺病未癒，身體孱弱，常請病假。他請假時，董道寧便以第一科科長代行司長職權。其實，董道寧和高宗武的關係並不够，他是繼楊雲竹之後，出任我國駐日大使館參事，後來又在考試院任職，再調到外交部去的。在外交部亞洲司裏，他可以算是個孤立份子。所以西義顯也曾說過：董道寧的好朋友不在外交部，而在滿鐵公所，也就是他所主持的滿鐵南京辦事處。

西義顯一見董道寧，頗出意外，同時也驚喜交集，他殷勤招待，開門見山的說：「以你閣下的身份，此時此地上海出現，實在是意義重大，非同小可。」

董道寧起先還掩飾的說：「我對於世事，實已厭棄。聽說你在上海，所以來找你聊聊天。」西義顯便再點破了題說：「你所說的，我祇承認一半。那另一半呢，多半是你為陶德曼交涉的讓步而來。」

既然說穿，董道寧便直洩真的說了實話：「不錯，這是事實。我向來被人家認作『日華人』，如今大局如此，除開希望陶德曼交涉成立以外，世事也就無可爲了。不瞞你說，我曾經見過川

越大使，努力促成交涉，但却毫無結果。」
於是，西義顯石破天驚的說：「既然你已經到了上海，何不趁此機會，到東京去走一趟呢？」
說得董道寧一呆，驚異的問：「什麼，你叫我到東京去？」
西義顯便侃侃然的下說詞道：



汪偽政權中日要角，暨羣奸真面目，前列左起：蔣中佐、汪兆銘、影佐禎昭。後列：周蔭庠、梅思平、犬養健、周佛海、陳公博、伊藤芳男。

「你閣下以交戰國外交官的身份，既已秘密來到上海，會見了敵國的大使。那麼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到東京去，設法說服敵國政府，義理相同，效果則更大。假如你肯走這一趟的話，對於你的行動保密，我願意負絕對責任。其實，到東京跟你在上海，前者還更容易保密些。」

董道寧有點動心了，他猶豫不決的說：

「這……叫我怎麼去呢？」

西義顯便妥為策劃的說：

「如果你閣下有此決心，我就先去東京，游說日本首要，為你先容，你再以個人名義前往。由於你是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，東京方面一定會很感激。你這趟的東京行，並不是去辦交涉，而是以中國民族的誠意，去打破日本民族的頑固，使民族與民族血脈相通。今日亞洲的悲劇，係因中日兩民族缺乏互信而起，你到東京適足以表示中國人信任日本人，這是建立信用的第一步。中日兩民族能够互信，自能產生共感，亞洲社會才能逐步完成之路！」

董道寧終於被西義顯說服了，決心跑一趟東京。

他並且向西義顯透露，他這次到上海會見日本大使川越茂，是奉了高宗武之命，其實呢，這又是周佛海的一次大騙局，他要了一手瞞天過海的把戲。高宗武後來說過的，國民政府遷往漢口時，周佛海以汪精衛為中心，聚集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低調同志，從事他們所謂的「和平工作」。董道寧在我國嚴峻拒絕德國大使陶德曼的斡旋以後，置國家民族立場於不顧，潛往上海會晤日本

影佐禎昭決心要幹

西義顯和董道寧計議既定，立即着手進行。

然而，不曾想到，兩天以後，給他們兩個來了一記晴天霹靂。抗戰爆發，蔣委員長號召全國軍民，決心抵抗到底，爭取最後勝利，日本數度謀和不成，老羞成怒，在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一月十六日悍然發表聲明：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，期待新傀儡組織成立，與其調整關係。於是，董道寧赴日謀和與日本政府聲明兩者一相加，使得汪精衛、周佛海的賣國降敵之舉更趨積極。

當時，西義顯本人猶仍認為「和平之門」並未關閉，因此一切仍照原定計劃進行。一月十九日，他搭乘「中日聯絡船」，從上海到長崎。他的如意算盤是自日本軍閥內部入手，轉變日本對華的錯誤政策，促使中日停戰，恢復和平。所以，他自長崎抵橫濱後，立即往訪參謀本部第八課長影佐禎昭。

民國二十四、五年間，影佐禎昭曾任日本駐華副武官，武官則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任日本香港總督的磯谷廉介。磯谷對蔣委員長極為欽佩，影佐則是對華強硬派的主要人物，正副武官之間主張截然相反。不過，後來影佐受到參謀本部中心人物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的影響，漸漸的從強硬派變成理性派，認為唯有援助中國民族主義的完成，始為日本國防的第一義。因此，七七事變

後，石原莞爾便將他從仙台聯隊調到東京參謀本部，先任支那課長，後任第八課長的。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的職掌，即在處理中日問題，使中日之戰迅速解決。

影佐禎昭是汪偽政權成立的幕後頭號人物，八年抗戰勝利，他更是我國要求盟軍總部引渡的第一名戰犯。他在從仙台赴東京途中，曾經和西義顯同船，他向西義顯表白過自己對華態度的全盤轉變，這才使西義顯決定先走影昭的這一條線。

在日本橫濱會晤，影佐禎昭的家裏，一間樸素的客廳，西義顯和影佐相對而坐，西義顯先問：

「影佐君，你知道董道寧這個人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西義顯便單刀直入的說：

「現在『漢口政府』內部產生了第三勢力，很想做『日華和平』的媒介。董道寧是第三勢力的代表，他已經到連上海，正想到東京來。」

這個「消息」實在來得太突兀了，影佐不敢置信，他疑惑不定的問：

「你真非是在說夢話吧？真有什麼第三勢力，真有董道寧這個人嗎？」

西義顯言之鑿鑿，並且用上了激將法說：

「我在上海已經跟董道寧見過面，他本來想和我一道來的，就怕東京方面不够瞭解，所以由我先來為之先容。這是目前促進『日華和平』唯一的線索，如果你不能抓住，那麼，影佐禎昭也就沒有生存的意義了。你能下定決幹嗎？」

影佐禎昭却試探的再問一句：

「這個人真能來嗎？」

西義顯斬釘截鐵的答道：

「他一定來。」

影佐禎昭憂然而起的說：

「好，我一定幹！」

獲得影佐肯定的答覆，西義顯欣然辭出，他到熱海旅社訪晤伊藤芳男，請他立刻到上海去，用最機密的方式，把董道寧迎往日本。伊藤抵滬後，由於董道寧此行必須嚴予保密，假使正式通過日本官方，董道寧可能會被日本當局扣押。因此，他在上海一住半個多月，千方百計，想盡辦法，方使董道寧逃過上海——長崎間日本水上警察的查詢，二月十五日，悄悄的偷渡到長崎。

大二三郎開始搭線

二月十七日，董道寧由伊藤芳男護送到橫濱，一下火車，便進旅館，使影佐禎昭為之驚喜交集。當時，西義顯扁桃腺發炎，他到大磯去養病，董道寧即由影佐和伊藤負責招待，他在橫濱住了半個月，與影佐禎昭頻頻密議，最後，則由影佐禎昭以影佐大佐（上校）的署名，寫了一封信，交給董道寧帶回漢口去，這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中日兩民族不幸交戰，致有帝國政府一月十六日帝國政府聲明之結果，東洋命運，將瀕窮途末路，為打開僵局，冀望貴國能有偉大人物如王倫者出現，有以化除敵國朝野之誤解。現董君道寧來日，親身傳達貴國之誠意，使我當道大為感動。至盼有人繼之而起，啓我之蒙，俾貴國之誠意與敵國之感動得以相互交流。……」

明眼人一望可知，這封信通篇廢話，毫無意義。信末不列官銜，不具全名，不倫不類的自署「影佐大佐」，令人無法揣測他是什麼用意？尤其信上用了「偉大人物」王倫，那王倫是個「狎那小人，市井無賴」，他家貧無行，屢次犯法，都倖免治罪，金人入侵，宋欽宗逃到汴京（今之開封）宣德門，兵荒馬亂之中，王倫自荐其才，欽宗立刻授他兵部侍郎。那王倫挾持數名惡少，傳旨制止騷亂，使汴京暫時安定，宋高宗時他奉旨使金，金人要他做漢奸官，王倫不幹，因而被迫死難。影佐用上王倫的故事，稱他為「偉大的人物」，對於汪精衛、周佛海跟他們的同路人來說，真不知是挖苦，還是詛咒？

然而，董道寧却與沖沖的，懷着這封嬉笑怒罵兼而有的信，過返國內。他由西義顯和伊藤芳男陪同，自橫濱登車，轉長崎，大連。火車升火待發，影佐趕來送行，算是虛應一番故事。三月七日，一行三人在神戶上船，在駛赴大連的途中，兩個日本人，一個「日華人」居然結拜起弟兄來，「大郎」西義顯，「二郎」董道寧，「三郎」伊藤芳男。而且從此以後，他們便大郎、二郎、三郎的這樣相稱呼了。

大二三郎到達大連，會見了松岡洋右，作了一次長談。然後西義顯回東京，董道寧和伊藤去香港。與此同時，汪精衛和周佛海因為董道寧一到上海即無下文，派高宗武到上海查問一下。高宗武到上海後找不到董道寧，却遇見了日本朋友松本重治。松本名義上是日本官辦同盟通訊社的上海支局長兼華中、華南總局長，號稱民間大使，

實則他是日本政壇新興勢力近衛文麿集團的智囊之一，等於近衛文麿首相私人駐華代表，搞中日「和平運動」，他是日本方面的重要人物，其後因為他實在忙不過來，方才命犬養健代理。

松本重治告訴高宗武，董道寧已經到東京去了，倒是把高宗武嚇了一跳。他要回漢口，必須過香港，而松本居然願意抽空伴他同行，可見得這就是日方的早有安排，因為，高宗武和松本重治相偕抵港前，伊藤和董道寧先已在香港淺水灣酒家候駕，而三月二十六日，西義顯也從日本「湊巧」到香港來了。於是，三月二十七日遂在淺水灣酒家舉行五人會議。會中，日本人又戲稱「四郎」高宗武，「五郎」松本重治。

會後分道揚鑣，兩地搭線，高宗武、董道寧回漢口，伊藤芳男返東京，松本重治有他自己的事逕赴上海，只留下西義顯在香港，負責居中策應，靜待「和平綸音」。

董道寧揣着那封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的信回到漢口，自以為建立了「和平殊勳」，影佐禎昭的一封信有如「奇貨之可居」，他逐日請謁蔣委員長，蔣委員長嚴峻拒絕之外，再下一張條子，將董道寧免職。

高宗武啞巴吃黃蓮

做賊心虛，董道寧便去向汪精衛、周佛海乞援。汪精衛時任國民黨副總裁，他立刻接見他當大漢奸的牽線人董道寧，和他接席長談，至為親暱，並且對他冒險赴日，搭上了線，備予嘉勉。據說：汪精衛曾以「極強烈的言詞，獎勵董道寧

的賣國行動」。周佛海則要了一個大噱頭，他收下影佐禎昭的那一封信，然後，他編一套謊話，把高宗武害得直到如今都「啞巴喫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。」

上了汪周二奸大當的高宗武和董道寧，四月十六日又到香港，由高宗武出面，向日方提出了下列的條件。——高宗武在他和西義顯單獨晤談時，背誦一遍周佛海刻意揣摩的中日「和平」要點：

一、中國認為日本侵華之真正意圖，在於下列兩點：

1. 對俄關係之安全保障。

2. 對華經濟發展及依存之確保。

二、東北四省（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）以及內蒙古，可以留待來日進行協議。

三、河北與察哈爾必須絕對的交還中國。

四、長城以南，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，與行政之完整，日本須予尊重。

當時，無論高宗武、董道寧和西義顯，都誤信上列條件是出自蔣委員長的授意，而由周佛海轉達高宗武，命高宗武向日方提出的。一方面，兩國交兵，遣使議和，這是何等的大事，有誰想得到到會有汪精衛、周佛海賣國求榮者流，在這種軍國大計上要噱頭？另一方面也由於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副總裁，周佛海身兼侍從室副主任，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兩要職，他所說的話，在當年確有一言九鼎的份量。難怪高宗武、董道寧要被他們騙得死脫，西義顯也一路相信用到底了。祇有日本民黨領袖，故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，因為父子

兩代，都跟我國政要交往密切，淵源甚深，對於我國政情有相當的瞭解，所以他才會有所懷疑，而在往後高宗武去日本的時候，旁敲側擊的問過他說：

「蔣先生週圍的人，譬如陳布雷、周佛海，對於和戰問題所採取的態度，究竟如何？」

高宗武便會毫不保留的，就他所知的情形，回答犬養健說：

「陳布雷是侍從室主任，居於微妙的地位，不論任何事情，他都是輕易不發言的。但是周佛海就和他不同了，他表現得非常積極，實際上他却站在第一線，周佛海的意思，中日謀和，以汪精衛為中心，也未始不可。蔣先生方面，由他負責應付。」

再推究當時的情勢，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，決不以受軍閥支配的日本為交涉對象，日本也有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狂妄聲明，中日和議，殆無可能，汪精衛、周佛海早已有意另創一個「第三勢力」，叛國降敵，甘為日本軍閥的傀儡了。所以，日本方面一眼就看出高宗武所提和平條件是假的。不過，汪精衛、周佛海的移花接木之計，騙不了日本政府，却能唬得住西義顯之流。所以，當西義顯聽高宗武說出了上列假條件，他頓時就與高采烈的說：

「你的意思我已經完全瞭解，我一定轉達日本政府。此外，我還有一個建議，不曉得你願意聽嗎？」

當高宗武表示願聞其詳，西義顯便提出了一個荒謬絕倫的意見，他說：如果蔣委員長肯於和

日本參謀總長閉院宮戴仁親王見一次面，相信一切問題都可以順利解決，接下來他又說道：

「不過，親王已經七十多歲了，蔣委員長却還在五十二歲的英年。以年齡而言，似乎應該由蔣委員長首先提議。當然，這決不是戰敗國向戰勝國求和，而是雙方對等的一次會談。」

高宗武立刻率然拒絕，他認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。但是西義顯却滿懷熱望，極力促成，他妮妮不絕的講了一個多鐘頭，力陳會談的實現將如何對雙方有利。——高宗武屹然不為所動，他既不願也不敢向蔣委員長提出這樣的建議，西義顯無奈，只好放棄他說服高宗武的企圖。和高宗武約定，他將在四月十九日乘靖國丸離港赴日，向日政府傳達高宗武帶來的假條件。

西義顯帶去假條件

四月二十七日，西義顯抵達東京，在參謀本部的次長室，他和多田次長、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本間雅晴，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四郎舉行會談，列席的還有影佐禎昭、伊藤芳男。其中多田次長向為日本所謂「中日事變不擴大派」的首領，本間雅晴少將則被稱為日本軍部的自由主義者。他們兩人對於中日之間的「一線和平希望」，理應感到極大的興趣。然而，那一天當西義顯帶來了假條件，彷彿中日和平業已顯露曙光，這兩個入聽完西義顯興奮熱烈的娓娓敘訴以後，反倒臉色凝重，默無一言。——原來，不論是真議和也好，假議和也罷，這一回的時候機太湊巧了，三月十八日，日本皇軍精銳之旅，板垣征四郎的第

五師團，向山東臨沂發動猛攻，被我第二十七軍團第五十九軍團長張自忠施以迎頭痛擊，復由於第三軍團第四十軍團炳勳的第三十九師馬法五部支援，將不可一世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狽潰退，一舉殲滅日軍兩個大隊。這是抗戰爆發後我軍首度報捷。繼臨沂大捷後，廣德方面捷報傳來，殲敵五千餘名，四月七日尤有台兒莊大捷，板垣師團的餘部，和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全部就殲，日本皇軍在台兒莊戰場遺屍三萬餘具，這是日本立國以來從所未有的重大敗績。——日本軍部丟盡了顏面，皇軍無敵的狂言被英勇國軍擊成粉碎，日閥正羞慚交併，懊惱萬分，大量調集準備應付蘇俄的關東軍，企圖再逞。倘若在這二度慘敗以後跟中國議和，那麼，瘋狂曠武的日本軍閥，不是永遠都抬不起頭來了嗎？所以，西義顯這一趟東京行，其結果是絲毫不得要領。

他懷着高宗武的假條件，向日本參謀本部下說詞，由於時機不巧，因而徒勞無功。他先遣伊藤芳男赴香港，知會高宗武東京方面對假條件的反應，告訴他和議又告絕望。然而，伊藤剛走不久，在西義顯心目之中新的希望又度出現，由於日軍的三度重大挫敗，使近衛文麿痛下決心，斥免對華政策強硬派的陸相杉山元帥，以及陸軍省的梅津次官。他接受了「不擴大派」首腦人物多田次長，和石原莞爾的推荐，以「不擴大派」的板垣征四郎出任陸相。同時尤將以陸軍大將宇垣一成取代外相廣田，三井系財閥首要池田成彬出任藏相兼商相，皇道派軍官領袖荒木貞夫出任文相

、木戶侯爵出任厚生相。近衛內閣大改組，所推出來的都是極一時之選的一流腳色，顯示日本政治有步上正軌化的可能，尤其是杉山、梅津之去，依稀掃開了和議的主要障礙，乃使西義顯認為又是一次大好機會，他便再赴香港，竭力勸促高宗武，請他去一趟日本，以大改組後的近衛內閣為對手，游說日本當局，謀求中日和平的實現。

很湊巧的，由於周佛海也在搞以汪精衛和他為中心的第三勢力，他很大膽的決定再要一次花槍，利用高宗武直接去跟日本政府進行勾搭。他在高宗武由香港折返漢口以後，以搜集作戰情報為理由，請准派高宗武再去香港。當時委員長曾有一個命令，為搜集情報，准許高宗武和日本人來往，但是除了這一件事以外，其他一切接洽在所不許。這個命令由周佛海傳達給高宗武的時候，赫然變成了派他赴日洽和。

所以當西義顯從東京趕到香港，跟高宗武再度碰頭，兩個人的打算不謀而合，高宗武赴日的行程，就此順利的展開。二十八年六月中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後，西義顯在六月十九日便乘墨洋丸返日，替高宗武鋪路。他請伊藤芳重和松本重治二人，負責安排高宗武赴日事宜。

西義顯一到東京，便去和影佐禎昭會晤，告訴他高宗武即將抵日，請他安排高宗武和近衛文麿首相、板垣征四郎陸相晤談。因為近衛內閣這一次的大改組，板垣出任陸相，東條英機出任陸軍次官，東條初到陸軍省任職，處處小心謹慎，一時還難以有所展佈。在他之下的軍務局長中村明人，也是爆出冷門的人物，而影佐禎昭以參謀

本部第八課長兼任陸軍省軍務課長，原就是軍部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，再加上板垣就職伊始，東條和中村尚未進入情況，於是影佐便在中村的借重之下，代為負起軍務局長的主要業務，儼然成為陸相的最高政治幕僚長。尤其板垣出任陸相是由石原莞爾所推荐，影佐又是石原一手提拔的新銳，板垣對他當然絕對信任，一力支持，因此影佐水漲船高，地位越來越重要了。

近衛文麿插手其間

影佐頭一次跟董道寧搭線謀和失敗，想不到不旋踵間大好機會又度來臨。高宗武是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，地位比董道寧更高一級，他肯到日本來移樽就教，即使不曉得他的真正意向是什麼，但對影佐來說都是必須大大利用一番的。因此他很鄭重的跟內閣官房長官風見章聯絡，請風見章負責推動近衛首相，讓他對高宗武的東京行發生興趣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五日，高宗武搭乘日本皇太后丸由香港抵達橫濱，在橫濱碼頭上有相當規模的歡迎場面，他旋即與影佐禎昭舉行會談，高宗武表明他的立場，傳述他得自汪精衛與周佛海的如下幾點和平主張：

一、日本應放棄其帝國主義政策，予中國以日本對等國家的待遇。——這是中日和平實現絕對的條件，同時亦為中日和平的前提。
二、日本應以事實表示其有實踐上項條件的誠意，最低限度，對中國內部以汪精衛為首的和平勢力，即刻停戰，調停兩國等執，開始作恢復

全面和平之運動。

三、日本應發表聲明：昭告天下，日本決心實行上項條件。

四、近衛文麿應以其親筆函致汪精衛，保證日本政府願以汪精衛為和平運動中心。

當年高宗武只有三十四歲，他太年輕，太過於信任汪精衛與周佛海，以至於上了他們的圈套。事實上往後的大漢奸如陳公博、梅思平……，乃至千千萬萬誤信汪精衛謀和是中國對付日本的一種戰略運用者，上過他們大當的人實在太多了。因為當年擺在眼前的事實是，蔣委員長和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堅持表示不以對方為交涉對象，中日雙方已無轉圜的餘地，由國民黨副總裁，兼國民參政會主席汪精衛出面尋求中日戰爭和平解決，乍看起來並不顯得突兀。殊不知汪精衛、周佛海却正好利用這個大煙幕彈，幹起了他們賣國求榮的勾當。

高宗武在日本勾留時期，他的老同學、好朋友犬養健，正應影佐禎昭之請，參加中日「和平運動」，同時犬養健又接受日本「民間大使」、近衛文麿私人駐華代表松本重治的請託，在此一和平運動中擔任他的代表。犬養健很瞭解中國國情，他在跟高宗武初次晤談時，首先就提醒他說：

「蔣委員長並不介入，而由汪副總裁出面，像這樣的和平運動，會不會變成反蔣運動呀？」
高宗武當下答道：「這一點當然需要嚴加防範。不過，據周佛海說，絕對不會有這種事的。」

他說的是由衷之言，這也是他上了汪、周大當的一項證據。

那一次會談中，犬養健選語重心長的說過一句：

「和平運動如果變成了反蔣運動，那就會喪失一切了。」

由於影佐禎昭和風見章等人的安排，高宗武在東京見到了近衛文麿首相和板垣征四郎陸相，高宗武所提出的汪周要求多半被接受。唯有一點，近衛文麿認為他身為日本首相，叫他寫親筆信給汪精衛，保證日本政府願以汪為和平運動中心，未免過份，同時也嫌為時過早。因此，他命板垣征四郎代他寫了這樣的一封信。

梅思平和今井武夫

就汪精衛、周佛海而言，被騙上當的高宗武確已達成「任務」，滿載而歸。他自東京赴橫濱，乘船到神戶，再坐火車到長崎，登輪駛往上海。犬養健、伊藤芳男都會到橫濱送行，當伊藤辭去，高宗武所住旅館房間裏，只剩下犬養健和高宗武時，犬養健以要好朋友的立場，向高宗武提出忠告說：

「萬一華北和滿洲一樣，也成爲在日軍支配之下的特殊地區，你就應該退出和平運動，免得失却你身為中國人的立場。同時，我也會辭卸此項參加和平運動的任務。這對影佐來說誠然不無遺憾，但這僅祇是大失敗前的小挫折而已。影佐也大可以這種無視中國人愛國心的交涉我辦不來爲辭，宣告退出，回到參謀本部去；比較妥善得

多。」

高宗武回答他道：

「這一點我早已抱定決心了。關於撤兵問題，我知道蔣委員長的心意。健君，我再一次的希望你能够做到，無論如何，在中日協定的第一頁第一條就訂定：『日本軍隊全部撤至長城以北』，關於這一條，不要加任何但書，這是我深心的願望。」

像這一類的要求，高宗武對影佐表露得尤其清楚明白，影佐也確能瞭解高宗武的意向，因此，當高宗武離日後，影佐快馬加鞭起草「日華關係調整方針及要領」，其中最主要之點，即在日本放棄帝國主義，承認中國為對等國家，以求結束戰爭，進行善後。方針及要領完稿，他又四出奔走，多方斡旋，徵得參謀本部、陸軍省、海軍省、外務省當局人士的同意，成為共同一致的見解。

軍部當局因影佐的斡旋，態度漸趨緩和，於是，繼我國廣州、武漢相繼失陷後，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，近衛文麿首相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，倡議建設「東亞新秩序」，由日本、中國、偽滿洲國三國相提攜，樹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互相連環關係。骨子裏，却是在給汪精衛、周佛海之流以煽惑與鼓勵，他算是應允了高宗武所攜往日本的「條件」，因為近衛在聲明中說：

「日本所希求者：以更生的民族主義中國為對手，為確保東亞永久之安定，建設東亞新秩序，其內容係以日華平等之原則上實現善鄰友好，共同防共、經濟提攜。日本所求於中國者並非區區

領土，亦非戰費之賠償。日本尊重中國主權，固不待言，並進而撤銷為完成中國獨立之治外法權

，且對於交還租界，亦不惜積極的考慮。」
這一帖裹以糖衣的毒藥，足以使對於抗戰前



深，汪精衛到東北，出席瀋陽市民歡迎大會，他起立答禮的時候，由於內疚太深，當眾哭了起來。在他左側的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次郎。

途悲觀消極，且亦不滿現實，野心勃勃的汪精衛、周佛海，霍然心動，迫不及待的了。因此，近衛二次聲明發表後，在上海的高宗武，迅即接獲汪精衛、周佛海的通知，命他立刻照會日本：汪、周方面已由梅思平作成條約草案，即將攜來上海，請日方即派要員來滬。倘若雙方結論一致，當作非正式的簽署，然後再俟近衛與汪精衛同意，雙方承認後，再以近衛首相的名義，發表和平聲明，汪精衛亦以聲明響應。汪、周並且透露，他們為實行「和平運動」離開重慶，時間當在十

二月中旬。

日方接獲高宗武的通知，由參謀本部開會推定中國班班長井武夫為交涉員，由伊藤芳男加以協助，雙方會談地點則決定在虹口六三公園重光堂。今井一行抵達上海，汪精衛所指派的交涉員梅思平已到，高宗武在滬列席，汪精衛還派了一名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蔭庠担任翻譯，日汪雙方的人統統搬到重光堂去住。

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，重光堂日汪交涉結束後，日方交涉員今井武夫返抵東京，他帶回去

一份雙方交涉節略，要點如次：

- 一、承認偽滿洲國。
 - 二、日本撤兵（依治安之恢復，二年內撤兵）。
 - 三、防共駐兵（為防衛共產主義之侵略，內蒙由日本駐兵，其期限為日華防共協定有效期間）。
 - 四、外國租界交還中國。
 - 五、治外法權交還中國。
 - 六、向中國要求賠款（尚未決定）。
- （未完待續）

大學用書 王成聖教授著

增訂 再版 中華民國憲法要義

定價：叁拾捌元
特價：叁拾元

本書分九章，另加憲法有關問題補述，二十四開本，三百餘頁，二十餘萬言，對我國憲法理論與實際問題之探討，見解精闢，闡述扼要，可作大專教材及參加高考普考及特種考試之主要參考書，定價叁拾捌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特價叁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